

辟，只想努力工作和认真读书做学问，究其一生也未找到一个合适单位。正因为如此，这才走出一条自己的治学正路。可是直到现在我还是很困难，有许多重大发现……都是干着急没有条件去做。我不能为建筑史的荒浅有所匡救‘可怜无补费精神’，人家盐酱不进，就只能徒叹奈何了。”我想他这种怀才不遇的情绪也许是那个主张刨根问底的史源学让老曹陷得太深，求根溯源本身只能是相对求解，使之更为接近事实真相，当时刨根问底而又求解无方时，就需要设法从中解脱了。

整理了这篇文字，希望从一个侧面来

反映我所敬重的老曹。当然老曹曲高和寡，他快人快语、疾恶如仇的性格引得一些人不快，在学术观点上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但彼此都没有争论过招，这些都不能影响我们对老曹学术成就的肯定。他那数百万字的有关建筑、园林和文史方面的专著和专文，是建筑文史学界的重要成果，都会成为后人研究和学习的重要文献，不会被人们所忘记，其钻研求真的精神也值得称道。只可惜他还有许多思想和成果没能进一步发掘整理出来，真是专才无由去补天，“长使英雄泪满襟”了。

2021年12月25日

纪念我的室友周传

○李治中（2001级生物）

2022年2月13号，北京大雪，我第一次去了八宝山，送别我的大学室友周传。同学们都亲切地叫他“传哥”，虽然他实际是我们班年龄最小的之一。

生命无论长短，真正能影响其他人的极少。周传虽然英年早逝，但深深影响了很多人，包括我。

—

2001年8月，我进入清华生12班（生物科学与技术系2001级2班）。分到的第一个寝室，有6个人，其中一个就是周传。

第一印象：憨厚，朴实，喜欢看书，不太爱说话，但经常挂着笑。

互相简单介绍了一下，我就对他颇有好感，因为我俩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们年龄几乎一模一样，我大他一个多月；都来自南方的小城市；他来自湖南安仁，我

来自四川简阳；普通话都不太标准，发卷舌音对我们都是巨大挑战。

我俩还有一点很像，那就是体育都不太好。大家万万没想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进了清华，遇到的第一个拦路虎居然不是数理化，而是3000米！

在那个大一的秋天，晚上10点多下自习后，在昏暗的路灯下，周传和我，跟着同年级很多体育落后分子，憋得脸通红，互相打气，一圈圈地跑。坚持了几个月，我们都过关了，也收获了最初的革命友谊。

但我们俩也有很多不同，我比较外放，而周传比较内敛，很低调，喜欢自己琢磨事儿。

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有着我当时完全理解不了的爱好：听古典音乐！

当同学们都在听周杰伦、阿杜、梁静

□ 怀念师友

茄的时候，他在听贝多芬、巴赫、肖邦。

在我的记忆里，他经常都戴着耳机，只不过从索尼的CD机，换到MP3，再换成笔记本电脑。在宿舍如果想找他说点什么，经常都得过去把他的耳机摘了。他总是被吓了一跳，扭过头来，但也不生气，笑呵呵地说：“阿中，有事儿？”

他的这个独特爱好，直接导致全班去K歌的时候，他总是难以参与。毕竟贝多芬的交响曲，没有歌词，没有发挥空间。去KTV的时候，他就安静地听。

一开始我还经常笑他：“古典音乐有什么好听的？”他总是呵呵一笑，也不多解释，说就是喜欢。后来我明白传哥就是这样的人：有自己的主见，做自己喜欢的事儿，但尊重别人，从不强迫我们接受和理解他的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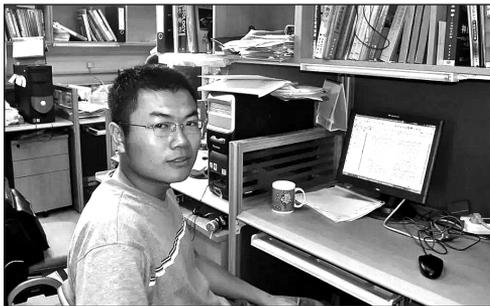
简单地说，就是活自己。

最近我知道，他从初中开始就喜欢古典音乐了，非常痴迷。我快40了，最近才终于开始欣赏一点古典音乐中的旋律和情绪。从这点来说，我落后了传哥至少20年。

不仅是古典音乐，传哥的思想深度一直比同龄人超前。大学毕业后，同学们各奔东西。为了联络感情，我们曾经办过一期班级杂志，让大家投稿，写写近况。很多同学写的是《中国游记》《美国游记》，而传哥文章的标题是*Nature vs Nurture*（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

他对古典音乐的爱好，还给宿舍带来了另一个“惨剧”，那就是他有一天突然决定开始自学小提琴！

这让我们大跌眼镜。为了追女生，大学男生一般都学吉他。但传哥这个没有任何乐器基础的19岁男孩，突然要学小提琴，而且是自学！



周传在实验室

那种琴弓随机摩擦金属弦发出的声音，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一段时间，我们宿舍“哀号遍野”，大家都质疑他拉的到底是乐器，还是电锯。后来他居然还带动了宿舍另一位伙伴一起拉。他的这种举动大大提升了其他人出门上自习的积极性，因为宿舍确实是待不住。

无论大家怎么吐槽，传哥都面带微笑，一边不停道歉，一边乐此不疲。一遍一遍地对书，练习着枯燥的基本功。

慢慢地，居然听出调了。

有一次，我逼着他拉了一小段陈奕迅的歌。拉完之后，我说：“你快可以去五道口卖艺了。”我们都笑了。

前两天在告别仪式上，有同学说，就因为传哥自学小提琴这件事儿，让他意识到：只要自己喜欢，学什么东西永远都不晚。

所以大学毕业后，这位同学自学了钢琴。

传哥的行为，潜移默化中，就影响了另一个人。

二

大学早些时候，传哥一度也为考试苦恼过。他会说：“大家都是天才，我不是。”

但到了大三，传哥突然像变了一个人，再也没有抱怨过考试的问题。每天都

充满了能量。后来我才知道，他遇到了饶毅老师，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内心召唤：做科研！

传哥喜欢神经科学，喜欢研究昆虫。他对科研的喜欢，是那种发自内心纯粹的爱，来自于纯粹的对生命的好奇心。

他研究果蝇为什么打架，为什么求偶；研究蚊子为什么吸血，研究蚂蚁为什么合作。

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从来没有为“名”和“利”做过科研。期刊的影响因子，课题的商业价值，研究的难易程度，都不是他最关心的事儿。他的判断标准，是这件事儿本身有没有意思，好不好玩。

这种纯粹的科学家，已经很少很少了。

他的英年早逝，对中国科研界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虽然我无法知道平行宇宙中，那个没有病痛的传哥会做出什么样的终身成就，但有一点我非常确定，他一定会发现很多好玩的东西。

问攀登者为什么登山，回答是“因为山在那里”。如果问传哥为什么研究这些昆虫行为，他应该会，因为生命就在那里。

大学毕业后，我在美国见过传哥一次，聊的话题自然主要也是科研。2015年，很高兴听说传哥在中科院有了自己的实验室，当上了教授。但天妒英才，2017年，他意外查出脑瘤，很多人都劝他做手术，但他知道很难治愈，而治疗对大脑功能的影响可能会影响他刚起步的科研。所以他毅然决定不治疗，继续科研。

我无法想象他是如何做出这个决定的，内心到底有多大波澜。但在做出这个决定后，他真的就这样带着脑瘤，每天坚持工作，和以前毫无差别，甚至更加努力。

因为工作原因，我见过很多肿瘤患

者，传哥的这种勇气，极其罕见，何况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

一开始，包括我在内，都无法理解他的选择，但到了后来，大家慢慢理解了：传哥不怕肿瘤，也不怕死，就怕做不了科研。

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候，才能看出一个人的底色和本心。

2019年，传哥肿瘤进展，双眼失明了。当我们所有人都以为这一次失明会彻底打垮他科研信心的时候，传哥再次震撼了身边的每一个人。

大手术后我去医院看他，本想着怎么安慰，但没想到，传哥就仿佛是正常人一样。听到我的声音，拉着我的手问：“阿中，你还做科研吗？”

那一刻，眼睛或许看不见，但眼中依然有光。

整整两年，即使什么都看不见，即使有着手术放疗化疗的各种副作用，传哥也没有停止科研。失明以后，只要身体允许，他就依然带着多名博士研究生，依然每周和学生开会，讨论科研项目，设计试验。

大家都很疑惑：没法读论文，没法做笔记，怎么还能做科研？传哥说，没关系，我过去读的论文都记在脑子里了。

就在这两年中，他的课题组居然完成了多篇高质量论文，第一位博士研究生也顺利毕业了。传哥也骄傲地穿上了他应得的博士生导师服。

这段故事，就像电影中的情节。前无古人，很可能也后无来者。

传哥，你绝对是天才。

三

传哥很善良。大学四年，我就没见过他

□ 怀念师友

发过火，甚至吐槽别人都很少。我找他帮忙，也从没有拒绝过。

传哥对自己的学生尤其好，基本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做传哥的学生应该是非常幸福的。他经常请学生们吃饭，即使生病期间，也一直在为提高学生待遇而努力。

我听说在生命最后，传哥没有留下什么遗言。他反复念叨的，不是自己身后事，而是请大家一定帮忙照顾好他的学生。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看到一个以周传命名的奖学金，用来鼓励年轻的科研工作者。这是对他最好的尊重和纪念。

我相信经历了传哥的这些事儿，他的学生应该对于科研，对于生命科学，对于

人生，都会有非常不一样的理解。无论以后他们做什么，都会受益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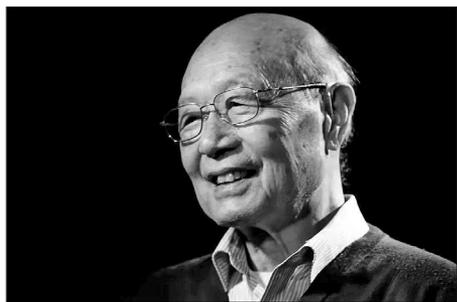
传哥的行为，潜移默化中，就影响了另一群人。

不只是学生，告别仪式那天，我看到了很多他的老师、领导、同学、同事、朋友。无论校长、院士，还是年轻学生，大家都发自内心地赶来送别这位值得尊敬的青年科学家。

生命有长度也有宽度。了解了更多传哥的故事，我相信他并没有那么多遗憾，因为他珍惜了在人世间的每一天。

谨以此文纪念传哥，愿逝者安息，精神永存。

中国汽车工业开拓者李刚逝世 享年 96 岁



西南联大校友、原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董事长李刚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2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李刚，1926年出生于福建福州，1944年进入西南联大机械工程系学习，194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52至1954年，李刚参加重工业部派去苏联莫斯科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组，与孟少农、陈祖涛等代表

中国政府参与苏联援建一汽整体设计实施审批工作，负责督促和跟踪苏方的设计，保证一汽的建厂进度及两国间的联络、沟通等工作。回国后历任一汽发动机分厂工程师、技术科科长，一汽副总工程师兼规划室主任，第一常务副厂长，一汽第四任厂长。1982年起，先后担任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党组书记。曾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七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常委。

李刚同志是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资深理事，对校友会的各项活动积极参与。2018年云南师大举行西南联大在昆明建校80周年活动，92岁高龄的李刚校友亲赴昆明参加活动。

(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